

从清华园到深圳湾

目 录

第一章	在激情中呐喊	1
第二章	沉思中的探险	51
第三章	资本运作塑魅力	101
第四章	危机时刻显本色	151
第五章	热恋催生的奇迹	195
第六章	数字改写的历史	252
尾 声	302

序

欣闻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纪实报告文学《从清华园到深圳湾》出版,十分高兴。研究院自1996年落户广东,风雨10年,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成绩斐然,为广东省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更带动了一大批国内高等院校纷纷落户广东,逐渐形成一片繁盛局面。

《从清华园到深圳湾》是一本精彩的纪实作品,该书以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创建与发展历程为主线,在事实的基础上精选了研究院发展历史中的若干典型案例,再现了深圳市政府和清华大学为推动中国自主创新、科技成果转化事业,优势互补、强强联合,创办“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完整过程,深入剖析了研究院“四不像”理论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特别对“非典”期间的红外测温仪、数字电视等重大事件浓墨重彩,语言精彩而生动,节奏把握准确精到,使读者如临其境,感同身受。该书选取了对研究院创建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数十位典型人物进行个性形象的描绘与塑造,更烘托出研究院“创新、高效、务实、包容”的创业氛围与文化底蕴。该书叙事客观,析理细致,语言简单,风

格优雅,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刻画细致入微,开创了中国科技领域的大型纪实报告文学之先河。

江宽天地阔,风正一帆扬。希望研究院在新的历史时期继续发扬优良传统,把握机遇,促进合作,创造更加辉煌的明天!

宋海

(此序作者为广东省副省长)

第一章 在激情中呐喊

欧洲的秋天，阴霾潮湿，花草树木都褪去了挑逗的姿色。不论莱茵河、多瑙河、施普雷河，还是塞纳河、泰晤士河，统统收敛了嚣张，准备用沉默来对抗冬天霸王飞雪的挑衅。

1907年的秋天，德国柏林。

菩提树下的大街上，走来一个黄皮肤的中国人。这条从1647年开始种植菩提树的街道，几个世纪以来，很少有东方面孔出现。那么，这个清瘦儒雅的中国男人是谁？洋人们不禁好奇地向他张望。他呢，不卑不亢，昂首挺胸，对友好目光统统回之以温和的笑，对不屑目光统统回之以高傲的笑。他，就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蔡元培。这年，他41岁。他或许是那个时代中国年龄最大、“级别”最高的留学生。

望着远远近近跃进他眼中那些古老而凝重的建筑群体——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夏洛滕堡宫、帝国方议会大厦、勃兰登门、腓特烈大帝纪念像、“老琴柜”皇家图书馆、佩加蒙博物馆、国家歌剧院……看着街上高傲自信，肚腹圆润，香艳俏丽的白种人们，蔡元培感慨万千。他想起了他的祖国、他的家乡、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姐妹……他的心，在遥远的异乡流血。越是看到欧洲文明的辉煌，越是流血不止。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靠“明治维新”日渐强大的日本，对中国明目张胆的侵略，深深地激怒了蔡元培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唤醒了他们忧患图强的意识。他们想借鉴西方工业革命的先例，靠科学技术让贫穷衰落的中国再振雄风。

“科学救国”的呐喊，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蔡先生心中汹涌澎湃最富激情的呐喊。

蔡元培，这位 21 岁中举人，24 岁成进士的“大清国”的翰林院编修，在他留学的 10 年里，先后自学了英语、日语、德语、法语、拉丁语等 7 门语言，在西方文明的校园里，他满怀激情，如饥似渴地咀嚼着，品味着，吞咽着先进国家的思想和知识；为的是借他人的营养，使自己头脑发达起来，找到救国的“真理”，找到“中国需要的究竟是什么”这一难题的解答方式。

然而，直到临终前，蔡元培反复念叨的还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这八个字。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科学救国”的理想并未实现。但他的激情却萦天绕地，感召和激励着后代学子，他对祖国爱之深切，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永恒个性。

当 40 年的思索和奋斗与生命一起停止时，蔡元培把一条没走完的路以及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情感所寄，留给了中国后代的知识分子。

1987 年的秋天，在蔡元培留学德国整整 80 年后，柏林又迎来了一位激情澎湃的中国访问学者，他的名字叫冯冠平。他是清华大学毕业的研究生，是中国最年轻的传感技术专家。这一年冯冠平恰好也是 41 岁。

历史，就是这样的相似……

冯冠平行走在秋风萧萧的栽满菩提树的大街上，几乎是踩着蔡先生当年的脚印。他感受到了蔡先生的体温，触摸到了蔡先生的豪情！望着那些古老而不失光彩，凝重而不失活力的庞大建筑群，他居然与蔡先生产生了完全想同的感慨：他的妻子，他的女儿，他的老师，他的学生，他的清华园，他的万里长城，他的长江，他的黄河，他的海淀区，他的中关村……全成了回荡在他心中的强劲旋律。这激情澎湃的旋律使他亢奋，使他昂扬，使他躁动，使他不宁。他心中也发出了一声呐喊——“祖国，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从那时起，冯冠平的命运就和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科技成果的转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特区深圳，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长城的风吹醒五千年的梦

长城是中华民族脊梁，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象征。它东、西、南、北纵横交错、绵延起伏于中国辽阔的土地上；它好像一条巨龙，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沙漠，奔向苍茫大海；向世人诉说着一个东方古国朝朝代代，兴兴衰衰，蹒跚进化的故事，诉说着中华民族——龙的传人的品格：勤劳、智慧、刚强、忍耐、善良、奋进……

长城，铸就了一个伟大民族的秉性和脾气。

中华五千年历史铸就了无数辉煌，中华五千年文明历经了太多的沧桑。炎黄子孙为人类创造了数不尽的文明，同时也被历史的风雨雕琢得斑斑驳驳。

1984年的春天，在中国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在中国百废待兴之时，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38岁的冯冠平被清华大学破格提拔为副教授，成为该校最年轻的副教授。在此之前的1982年，他研究的“非接触式位移—振动电涡流传感器”获得了国家发明三等奖，他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传感技术专家。

明天，他就要登上飞机，飞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进行他的传感技术研究了。作为清华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作为一个青年专家，这是他第一次出国。

今天，天还没有完全亮，冯冠平就和夫人、女儿一起，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一鼓作气登上了长城。

清晨的天空，云低雾暗，苍茫之中的长城，更显得气质庄重。站在长城上的冯冠平，思绪就如这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万里长城，回旋到了远古，飞翔到了未来。

长城的风没有间断过它的呼啸和呐喊。五千年来，长城的风，撩拨起多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梦想。

长城的风一阵疾劲，一阵舒缓，一会儿似有摧枯拉朽的力量，一会儿似是温柔缠绵的抚慰。疾劲的风，在他耳边呼啸，仿佛一个历尽沧桑

的老人，在对他训导，向他叮咛，向他嘱咐；舒缓的风，在他脸上轻拂，又好像恋恋不舍的爱人呵气如兰，在对他抚摸，对他呢喃。他心中涌起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感动。

看到他脸上复杂的表情，夫人辛暖说：“你呀，思想又开小差喽。一家人好不容易一起来登长城，你怎么一言不发了？你在想什么？”

才 11 岁的女儿冯欣悦调皮地说：“爸爸，我一直在琢磨你这个人。”

冯冠平这才突然回过神：“哦？你这个小家伙琢磨出什么了？”

女儿说：“你话少的时候肯定是心情不好，话多的时候肯定是有好事，你今天没话了，肯定是不想出国，舍不得我和妈妈。”

是啊，这个伶俐的小女孩儿，她真的猜中了爸爸一半的心事，冯冠平对这次出国真的没有什么惊喜，反而压力特别大，他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出国学者，回国后是要交考卷的，他能交出什么样的考卷呢？发明创造？长篇论文？优秀评语？离奇心得？还是一无所获、一事无成？……于是他支吾其词对女儿说：“爸爸希望你不要睡懒觉，不要总吃麦当劳，不要到考试前才抱着书本啃……”

女儿撅起嘴来：“我和妈妈可是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长城的，想在长城给你送行，你该奖励我和妈妈才是。可你呢，那么多不要不要，真没意思。”

冯冠平看着女儿天真的脸，陪着笑说：“我的意思呀，就是希望我的女儿更出色，是不是觉得爸爸俗里俗气？”

辛暖来圆场了：“你呀，当然不会想些俗里俗气的事。可我就得为你想些琐碎的事情了，我已经为你准备了 1 箱子方便面、10 包榨菜，还有一些头疼脑热的常用药。听说那边的手纸很贵，我还为你准备了 10 卷手纸，够你用一阵子的了。”辛暖想了一下说：“对了，还给你买了 3 管牙膏。”

听着妻子的话，冯冠平心中百感交集，他苦笑了一下说：“其实，我经常 would 想俗里俗气的事情。刚才我还在想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是太穷了，‘文革’十年浩劫，知识在中国不值钱了。我这个副教授，一个月才挣 50 多块钱，出国还要你准备那么多日常用品。”

辛暖也叹着气说：“也许就是因为这些，好多人出国才一去不归，越

是穷国家就越留不住知识和人才。”

冯冠平突然激动起来：“不对，这是暂时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有骨气的。出国带手纸，是不会持续多久的。”

辛暖忙安慰：“也许呀，到了我们女儿出国留学的时候，皮箱里就是几件她心爱的衣裳。”

女儿拉着爸爸的手，说道：“就是，我就要像爸爸一样，将来也出国留学。而且就去爸爸留学的地方，爸爸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冯冠平笑了，他对女儿说：“那你要学会的东西可太多了，爸爸会做红烧鱼，爸爸还要把红烧鱼的技术带出长城，带到欧洲。你将来也要带着真本事出国呀。”

女儿不甘示弱地说：“我才不做红烧鱼呢，我要做西餐，要让老外也尝尝中国人做的正宗西餐。”

冯冠平拍拍女儿的头说：“这个小丫头，真有想象力。就这么说定了，将来就让老外们吃你做的蜗牛，吃得舍不得放筷子。”

冯冠平是一个会生活的人。他会烧各种鱼，他们家请客，夫人辛暖就得靠边站，掌勺的是他，而他的各种“烧鱼”技术，也就成了朋友们的热门话题。夫人和女儿理解这位从不说大话、套话的男人，他从来不把科学强国挂在嘴边，可他的行为，挡不住地流露出科学强国的梦想。

长城的风还在呼啸，长城的风还在呐喊。长城的风，吹动起多少中国知识分子的强国梦想。

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救国和科学强国的梦想，虽然是一条曲折折、充满血泪的寂寞长路，但总会有一些非常富于人情的具体牵挂，伴着宏伟的大目标，扭结为强大的精神寄托，在他们离乡背井的年月，支撑他们去完成攀登科学高峰的大业。有一位留学生说，在国外读书相当艰苦，甚至痛苦，可只要一想起妈妈烧的红烧肉，心里就好温暖，痛苦立刻减轻。

说起中国的留学历史，那可是绚丽中镶嵌着惨淡，笑容里遮掩着眼泪的文化苦旅。

为了这次出国能理直气壮，冯冠平翻开了《中国留学史志》，他看到这样的数字：中国第一代官派留学生是 120 名 12 岁到 15 岁的留美幼

童。由早期留学美国耶鲁大学机械系毕业的容闳提议,经曾国藩、李鸿章奏请慈禧批准从全国选招的。从1872年开始到1875年分四批赴美。清王朝拟让这些孩子先读中学,再进大学。这些幼童在接受了先进的思想和教育后,对愚昧落后的意识产生了强烈的反感。他们当中有人剪掉了辫子,有人改穿长袍马褂为西装,有人见师长羞于跪叩,还有人随房东去基督教堂……孩子们的种种叛逆行为,惹怒了“选带幼童出洋肄业局”正监督吴嘉善和驻美公使陈兰彬。他们认为学生们“离经叛道,不读儒书,有以夷变夏之险”。不顾容闳的反对,1881年奏请慈禧批准撤回全部幼童,遣送回国。

冯冠平特别注意了“遣送”二字,就是说,他们像犯人一样被蔑视被押解。1881年,最后一批留美幼童按照美国人的习惯,在他们的外套纽扣眼里系上代表告别的黑白线绳,洒泪离开了北美大陆。书,读到这里,冯冠平心里酸酸的,觉得自己就是那些儿童中的一员。

中国第一代留学生莫名其妙地上了船,他们“科学救国”的美梦,就像小鸟还未展开飞翔的翅膀就夭折了。当载着这些孩子的船到上海登陆时,这些少年留学生更是惊讶万分,他们真就成了一群罪犯,由清兵押送上岸,并被集中关押起来。过了一段时间,腐败的清政府不问孩子们学到了什么,就将他们随意“流放”到全国各地去了。

但是,在这批少年留学生中有一个“叛逃”未归的人。他自己偷偷考进美国耶鲁大学机械系,学成后回国,成为中国自己铺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的总工程师。他的名字叫詹天佑。

被“流放”的中国孩子们的才华和爱国情怀、他们在国外受到的民主自由的启蒙思想,也随之被流放到了天南海北,流放到了长江黄河,化成了愤怒的呐喊——为什么不让我们用知识拯救中国?

这批留美少年中一个名叫唐绍仪的,在民国初年,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并由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

在这批少年中还有一个叫唐国安的人,他是广东省香山县人。他考上了美国耶鲁大学的法律系,但他并没有拿到耶鲁大学的毕业证就被强行遣返回国了。但,就是这位唐国安先生,后来成为用屈辱的庚子

赔款所建的“清华学校”的首任校长。

“清华学校”就是今天闻名中外的清华大学的前身。

读这样的书，冯冠平总会爱不释手，越发激起这次出国不成功便成仁的悲壮豪情。

从长城回到清华校园已是傍晚时分。可是，冯冠平似乎并没有回家的意思，眼睛总是发直。

辛暖明白冯冠平的想法，体贴地说：“老冯呀，我和欣悦先回家了，我们包饺子等你回来吃。”

目送着远去的妻子和女儿，冯冠平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慢慢地走着、细细地看着、深深地留恋着。这次到美国进行科学研究的时间并不长，只有7个月，但这7个月对他的人生来说却是第一次。

他并不是为7个月的离开而留恋，他是为这7个月自己能否利用好每一寸光阴，能否做出一点像样的事情而在叩问自己的良心。冯冠平就是这样一种人，不做则已，做就做成，从小就是这个脾气，连他小时候的恶作剧都与众不同。上小学时，他念的民办小学，周围很荒，常常能看到狼，他选了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趁着一群小同学手挽手，哆嗦哆嗦上厕所的时机，在他们背后大叫“狼来了”！吓得小同学们鸡飞狗跳墙，还上什么厕所？全都尿了裤子，他呢，却在一旁笑弯了腰。在班上，他的恶作剧最多，或许淘气的孩子个个聪明，他总能把握淘气的时机，淘出格、淘离谱。但冯冠平玩是玩，学是学，虽然小学功课总是不及格，但到初中毕业时，已是班上的第一名。他的后劲延续到了高中三年，到在清华当学生、当教授、当博导，当科研处处长，直到获得五项发明奖、新长征突击手，最终成为改革开放后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延伸了差不多半个世纪。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冯冠平不是一个从书本到书本传统意义上的学者；他也不追求那种从讲师到教授再到院士的传统意义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功之路”；他更注重“学以致用”，注重将科技成果变成对社会有用的东西，注重把知识变成社会财富。这些从他的获奖中可以略见一斑。中国有三大科技奖项：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技术发明奖。其中，自然科学奖是奖给单位的，而冯冠平的发明得过国家级的科技进

步奖和技术发明奖两大类,光技术发明奖中冯冠平就拿了4个奖。对于一个科技工作者,一个大学教授,有这些成就已经相当牛气了,但冯冠平还是不满意,顾不上沾沾自喜,更说不上自我陶醉。

还是70年代,那时的知识分子还“吃不开”。他在搞一个轴承项目,遇到了高速旋转的振动问题,需要测试轴承的性能,必须用接触式传感器。当时中国没有,冯冠平查资料发现外国也没有。冯冠平不死心,他想世界上没有的东西,我们就不能有的吗?尽管他懂得那个“振动中的主动控制”问题是长期以来很少有人触及的难点,但他还是“很想碰碰”!

这一“碰”就是几年。这一“碰”,居然“碰”出了无花果开花的奇迹。冯冠平率先解决了振动中的主动控制问题,他研究的“柔性转子振动控制系统”,使用了自己研制的位移传感器,使振动的不可控性变为可控。关于这项发明的论文,在日本举行的国际传感器会议宣读后,便成了这一领域的经典学说,不时被外国人引用着。在“第14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会”上,他的发明获得了“银牌奖”。联合国知识产权副主席看了冯冠平的这项成果连说:“中国人,了不起!了不起!对解决转子的振动问题开辟了一个新路子。”

到了80年代初,冯冠平大胆地提出要成立“传感器研究室”。当时对传感器的重要性远非像现在认识得那么清楚,有人对要成立这个研究室表示不理解。可是冯冠平认定路是走出来的。他的道理很简单:与其在老的大厦上添砖加瓦,为什么不另起一座大厦与之比高媲美?

两年后,领导支持和批准了冯冠平的报告。“大厦”林立的清华园又立起了一座新的建筑:传感器研究室。冯冠平作为研究室主任,是清华最年轻的“官”。

回顾走过的道路,冯冠平在一次报告会上说:“有所作为大致有两种办法:一是沿着前人的思路开拓下去,但要比前人做得更好。再就是闯一条新路,前人没走过的,这很难。可我更欣赏走别人没走过的路!”

若干年后,有人说过一句笑话:“冯冠平老师除了三八红旗手没有得过,什么荣誉都有了。”

荣誉是什么?那是人格、情操、才华、毅力、勤奋、上进、智慧、品

德……集中展现最简捷的代名词。

1964年,年仅18岁的冯冠平,带着一身江南水乡特有的才情与自信,走进了清华大学的校门,成为清华精密仪器及机械学系的一名学生。1970年毕业后凭着优异的成绩留校,在清华优良的学术氛围中,冯冠平的才华得到尽情的发挥并获得学校和国家的承认。

一转眼就是20年,他的青春,他的才华,他的初恋,他的悲欢,他的一切,都和清华校园的一草一木联系在一起。在这古老的校园里有当年王府的家院,有高大挺拔的苍松翠柏、有清澈流淌的万泉河从腹地蜿蜒而过,一处处湖泊、小溪,一座座高楼、一片片绿叶,筑就了一个风水宝地清华园……今晚,所有的一切对冯冠平来说都显得那么新鲜、那么亲切、那么充满诗意。

“怎么我平时就没有注意这些呢?是教学任务太多,还是在实验室里待的太久,脑子刻板了,还是天天接触,淡泊麻木了?”冯冠平边走边想,不知不觉的走到了“清华大学校史展览馆”。他的精神为之一振,他太想再看看这熟悉的校史了,他太了解清华大学历史了,就像是了解自己内心的每一点感受。

他快步走上台阶,走进展览史,他想让清华大学历史的风云,再次激荡他的心灵!这是他第11次进这间展览室。

一进门,他就意识到,这次感受独特,眼目刚刚触及展览的第一部分,眼前就闪现出了100年前的刀光剑影,战马、军舰、大炮、长刀、鲜血、尸体、尖叫、哭泣……复活了,当年的影像复活了!

清华大学的历史复活了!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大清王朝”无力抵抗,只好再签丧权辱国的“和平”条约。

1901年9月7日上午,秋风乍起,阴霾弥天。清朝政府的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在谈判桌前互相投下了无奈的一瞥,与耀武扬威的11国代表,在最后协定书上签字,签下了将中华民族推入苦难渊藪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等款项本息

合计 982238150 两白银；由 1902 年起至 1940 年止，分 39 年还清；以海关、常关及盐政各进款作抵押。按照条约所列办法及汇率，折合各国货币偿付。这就是被后人称为“庚子赔款”那笔巨额“赔偿”。

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是 45000 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为此，沙俄的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得意忘形地说：“1900 年的对华战争，是历史上少有的‘最够本的战争’。”世界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敲竹杠”庚子赔款，超过中国以前所有赔款之总和。至此，中国财政、经济全面破产。

1907 年被传教士明恩溥说服了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提议，将美国分到的“庚子赔款”2444 万美元中的超过实际消耗部分减退 1078 万美元，用于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寻中国学生留美。次年美国参众两院批准总统提议，规定此款将由美国人掌握。

此后，英、日、法等国家都效法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用于兴办中国高等教育。1911 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从 1909—1929 年清华学校派送留美预备部毕业学生 967 人；1929—1937 年经四次招考，共派送 104 人；1938—1945 年招考两次，共录取 39 人。总计由清华选派“庚子赔款”留美学生 1971 人。这些人按照美国人的规定有 80% 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理工科；有 20% 学习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文科。与此同时，有大量“自助学者”赴美求学，故从 1909—1945 年留美学生总数远大于“庚款”学生数，达到三四千人。

谁能预料到“庚子赔款”会因祸得福？如果没有这一由头，清华大学也许不会存在。西方的民主，西方的人性，过去谁敢提？这段历史冯冠平耳熟能详，只有出国前夕，他才突然从骨子里领会了他早就会背的那段历史的深刻内涵，他是得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过日子的。

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子赔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 1906 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做了明确的表白，他在信中写道：“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由此可见，美国

政府想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替美国在知识和精神上支配和统治中国的新的领袖人物和社会精英力量，培植在中国的“亲美体系”才是美国人的目的所在。

1908年10月28日，中美双方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同时，中美双方还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清王朝的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肄业馆的馆址，并于1911年建立清华学堂。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正式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

冯冠平一生最崇拜有真才实学的学问家，每次看校史展览，总会让他无比敬仰。敬仰前辈才人是一大享受，它会将思绪牵引到山外山，海外海，会把平静的心河搅起万丈波涛，在心墙上冲撞、洗刷，激活男子汉的生命力、创造力，这是何等美妙过瘾的感受！他需要崇拜，需要敬仰，需要心跳加快，也许这就是血性男儿的共性。此刻的冯冠平，心中的潮汐在翻涌，他无法忘记清华大学众多的前辈学子，是怎样的高举“科学救国”的大旗，从国外将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带回灾难深重的祖国，千方百计想叫中国强盛起来；他无法忘记，清华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多少近现代思想家，培养了多少科学技术的启蒙者和奠基人！清华园啊清华园，你像母亲一样清秀的灵魂，居然托举起了比泰山还沉重的道义与责任，你的筋骨是钢铁铸成的吗？

冯冠平经常对自己的女儿冯欣悦讲起清华的前辈，以至于他女儿能将爸爸心目中的偶像倒背如流。若干年后，有一次，辛暖问自己的女儿：“你说说与清华有关的著名前辈都有谁？”

没想到女儿不慌不忙地说：“你以为我说不清楚？妈妈，你信不信，记清华人，我可能超过爸爸。”这位只有十几岁的女孩滔滔不绝地对妈妈说了一大串名字和他们的历史，“胡适被誉为‘国学大师’。1910年留学美国，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教授，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连任了17年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

是 1909 年的‘庚子赔款’留美生,在美国获电机工程硕士学位,1931 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还产生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胡刚复、赵忠尧、施汝为、周培源,数学家胡明复、施汝为,生物学家秉志、高士其,地质学家何杰,冶金专家周仁,化学家侯德榜、杨石先,航空学专家张钰哲、钱学森,电机专家顾毓琇,力学专家钱伟长,建筑专家梁思成,水利专家张光斗,航空学家华凤翔,中国话剧奠基人曹禺,文学家钱钟书,历史学家吴晗……”

妈妈惊得目瞪口呆,问女儿:“你什么时候背的?”

女儿说:“还用背吗?爸爸、爸爸的朋友、爸爸的同事、爸爸的老师、爸爸的学生,还有你,开口闭口我们的清华,开口闭口清华的名人,我从 3 岁就有甩不开的清华情结了!”

一个女孩子,如此形象地诠释清华情结,其它语言都显得苍白了。

后来,冯冠平的女儿冯欣悦果然走了她爸爸的路,也远赴重洋,到莱茵河畔求学,成绩非常优秀,她 11 岁在长城诉说的一个梦,到 21 岁成了真。

然而,冯冠平深刻地知道,清华前辈学子“科学救国”的理想,并没有因为他们掌握了先进的知识和技能而实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学成回国后,掌握的科学知识并未能拯救中国,旧中国依然病病歪歪,新中国依然拖着一个沉沉的“贫穷落后”的十字架,步履艰难。

为什么中国的发展这样缓慢?

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总是赶不上时代前进的步子?

有良心的科学家们都认识到一个真理:科学除了掌握知识技能的层面之外,还应该是一种精神。即探索求真的理性精神、实验取证的求实精神、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竞争协作的包容精神和执著敬业的献身精神。它们一起构成了科技文化完整的价值体系,从而对人类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清华脾气,该是你再度大哭一次,大笑一次,大动一次肝火,大抖一次雄风的时候了!

即将出国的冯冠平深知,“访问学者”不仅仅是为自己镀金,更重要

的是,能展现自己“报效祖国”的一颗心。他算了算,有多少人是通过留学成就了效忠国家的大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919年至1920年,先后有约1600多名中国学生赴法留学。其中有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陈毅、聂荣臻、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向警予、李维汉、蔡畅、徐特立、王若飞、李立三、刘伯坚、何长工、萧三等。新中国成立后,从1950年到1963年,先后向苏联和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派出了18000多名留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永志、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员王丹阳、中科院院士杨芙清、中央音乐学院名誉院长吴祖强、铁道部部长傅志寰……更有政界大明星:江泽民、李鹏、李岚清、尉健行、邹家华、刘华清、曹刚川等赴苏联留学者。他们站起来是一座丰碑,倒下去是一条河流。

当年,冯冠平出国留学时并不知道十几年以后的事,从清华走出的第四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清华人占了相当比例。胡锦涛、吴邦国、黄菊、吴官正……他们和所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过了第三代的接力棒,带领中国人民在科学发展的路上起跑,迅跑!第四代领导人,就要圆几代知识分子科学救国、科学强国的梦了!十几年后,清华的校史展览上,增添了一页用光荣与梦想书写的壮丽篇章。

当冯冠平走出“清华大学校史展览馆”时,已是满天繁星,夜色笼罩中的清华校园静谧而空旷。

冯冠平快步向家中走去。闪烁的星星是信仰的召唤。他仿佛听到星星在鼓励他:知识是一个民族振兴的工具,科学则是一个民族的振兴的脊梁。去吧,远渡重洋,把你掌握的知识和科学锤炼成强国的工字钢,顶起国家兴旺的大厦吧!

他看见了熟悉的灯光,那是他的家,那灯光就像他妻子、女儿和亲人们注视他的目光,笑咪咪的,暖洋洋的,那样坦诚,那样细腻。

那灯光很重要,是在提醒他,他的家在这里,他的根在这里,他的理想在这里。如果他的奋斗与那灯光无关,等于失去了祖国的支撑,他的存在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祖国这个大概念,难道不是包容在若干个微小细节中的吗?

飞机发出刺耳的轰鸣冲向蓝天,仿佛是冯冠平内心的呐喊:我的祖